

少年文库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那年月的一个故事

董尧著

那年月的一个故事

董 尧 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是一部小型长篇小说。书中从一个侧面,反映了“十年动乱”给一个革命家庭带来的深重灾难,也刻画了一个十二岁的女孩子在深重灾难下的坚韧承受力。困难是不言而喻的。

书中小主人公的可贵之处,在于她想方设法顶住了接踵而来的困难,没有倒下,没有对生活失去信心。少年读者是不会再经历她所经历的那种生活了,但从她身上,仍然可以学习和汲取许多有益的东西。

本书以情见长,催人泪下。

那年月的一个故事

董 尧 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上海市印刷十二厂排版

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6.875 插页2 字数130,000

1990年1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3次印刷 印数22,001—35,000

ISBN 7-5324-0242-8/I-103(儿)

目 录

- (1) 第一节 被洗劫后的家
- (19) 第二节 小哥哥
- (30) 第三节 爸爸又被押走了
- (45) 第四节 妈妈病了
- (55) 第五节 高贵的礼物
- (71) 第六节 在集市上
- (84) 第七节 钱?!……
- (96) 第八节 离开了学校
- (105) 第九节 一场好大的雪
- (118) 第十节 姐姐回来了
- (128) 第十一节 除夕
- (140) 第十二节 春天的忧伤
- (153) 第十三节 一个医生地主
- (168) 第十四节 妈妈呀, 妈妈!
- (180) 第十五节 爸爸回来了
- (194) 第十六节 黎明, 奔向北京!
- (215) 尾声

第一节 被洗劫后的家

宋亚丽跟随着父母亲被遣送回原籍，像在梦幻中一般，已经度过了半年的岁月。

那一天，万里无云，蓝湛湛的天空，显得又高阔、又清爽。没有风，树梢儿摇都不摇，像铁铸的一般。太阳温柔地从东方升起来，慢悠悠地移到南方；又从南方，慢悠悠地转向西方。当它快要沉落到西边那峰峦起伏的山后边去的时候，山后边飘来几片淡淡的云彩，把它接去了。那轻纱般的云层，顷刻间镶上了金色的边角，沸腾着向天空蔓延。眨眼间，蓝天便被大片大片的灰云涂抹得灰暗起来。

亚丽从学校回到家，把书包放下，就忙着去喂鸡。那五只小鸡，张开美丽的翅膀，“咕咕咯咯”地争抢着朝她跑去。亚丽把在路上采来的野草籽揉出来，撒给它们；它们频频地点着头，啄吞着；亚丽又找了一把扫帚，呼呼啦啦地去扫地，又把扫好的尘土倒进粪池。当她要去做晚饭时，忽然抬头看看天。那暗淡的、布满天空的云朵，使她心中一惊：“哟，要下雨了！”她疾忙转回屋里，拿一张

破席片，把那个比她身材高一尺的柴垛蒙上，又找两块半头砖压好，这才走进锅屋。

爸爸晃着虚弱的身体从屋里走出来，用低沉而亲昵的声音，说道：“亚丽呀，别忙活了，等妈妈回来再做饭吧。晚饭迟点吃，有什么要紧！”

亚丽转身出来，走到爸爸身边，搀扶着爸爸，说：“爸爸，你又起来干什么？你还是躺着休息吧！”——爸爸的胃病又发作了，已经三天吃不下饭、睡不好觉了，中午爸爸还晕倒过一次呢。

爸爸指着一条低矮的长凳子对亚丽说：“亚丽，你过来，把你的书包也拿来，让爸爸看看你的作业！”

“爸爸，你别动脑筋了。这几天你不是一直喊着头疼吗！”亚丽拉着爸爸坐下，紧紧地偎在爸爸身边，“爸爸，你看我的毛刷子又散乱了，你给我梳梳头吧！”

爸爸望着亚丽灵闪闪的眼睛，点点头：“好，你去把梳子找来！”

亚丽拿来梳子，便坐在爸爸的腿上。爸爸微笑着，为她梳头。

一只像缎子一样黑的小猫，耷拉着一条后腿，一瘸一拐地来到亚丽面前，扬起前爪，轻轻地抓挠她的衣服。

亚丽把手伸给它。小猫温顺地侧过头，用舌头轻轻地舔着她的手心；亚丽把它抱进怀里，捧起小猫的圆脸，瞅着它明晶的、像弹丸一般的眼睛，亲昵地说：“狸狸，你想



我了吗？”

小黑猫轻轻地“咪”了一声，朝亚丽的胸脯扑过去。亚丽用热乎乎的腮，去亲亲地吻它。

——亚丽和狸狸是最亲密的朋友！她们还住在城里的時候，有一天，她和同学在山林子里捉迷藏，忽然发现松树旁有只小黑猫。它团在树干边，只有拳头那么大。亚丽走到它身旁，小黑猫仰仰脸，轻轻地“咪”了一声，又艰难地睁了睁眼睛。亚丽蹲下身来，抚摸着它毛茸茸的小脑袋，低声说：“小黑猫呀，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家呢？妈妈呢？”

小黑猫又用低微的声音，“咪”了一声。并且同时艰难地挺了挺身子。

亚丽双手捧起了小黑猫，捧到腮边，亲着它毛蓬蓬的耳朵说：“小黑猫呀！你家也出事了？爸爸也是‘黑帮’，挂上大大的牌子游街去了？多可怜呀！我送你回家好吗？”

小黑猫伸出舌头，轻轻地舔亚丽的下巴。一会儿，它又抬起头，用亮晶晶的小眼睛瞅着亚丽，张着小嘴想叫，可是已经叫不出声了。亚丽把它紧紧地贴在胸脯上，说：“你没有家了，也没有妈妈了？你跟我去好不好呀？”

小黑猫终于又“咪”了一声。

亚丽把小黑猫抱回家，一口一口地嚼馒头喂它；晚上，就把它搂在怀里睡觉。还给它起了一个美丽的名字，叫狸狸！不几天，小黑猫便精神起来，它可以在小凳子上跳上跳下，还会自己跳上床，自己啃馒头片；有一天，它还捉到一只小老鼠呢！亚丽高兴极了，她把它抱在怀里，不住口

地夸赞：“猩猩能，猩猩真能！”从那时候起，亚丽跟猩猩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。

后来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运动深入发展了，许多人被接二连三地抄了家。一天，一群拿着木棍的人闯进了亚丽的家：翻箱倒柜，砸盆摔碗。一刹时，把个小小而干净的家糟踏得狼藉不堪。亚丽知道爸爸最心爱的东西是他的书橱，便挺身站在书橱前，紧紧地贴住书橱的门扇。猩猩站在她身边，面朝外靠着书橱的一条腿。

一个青蛙眼睛的家伙走过来，用雪白的柳条棍指着亚丽说：“滚开，滚开！”

亚丽把双手张开，靠着橱门，瞪起眼问道：“干啥？你要干什么？”

“干啥？”青蛙眼说，“检查！要看看里边有没有电台！”

亚丽急促地说：“什么电台？里边全是爸爸的书！”

青蛙眼用柳条棍把亚丽推到一旁，骂道：“书，书！尽他娘黑货。通通烧！”说着，一把把书橱拉开。

亚丽并不示弱，她挺挺胸脯冲上前去，用尽全身力气，把青蛙眼推了一个趔趄。随后扑向书橱，大声说：“不许动爸爸的书橱。不许动！”

青蛙眼定了定神，望着亚丽愤怒的小脸，有点胆怯了。呆了半天，才把巴掌一扬，朝着亚丽打去：“狗崽子，你胆子不小，造起造反派的反了！滚！”

亚丽挨了一巴掌，头撞到书橱壁上，发出“咚”地一声响！她猛转身，像被激怒了一头小狮子，朝着青蛙眼扑了

过去。

青蛙眼狗急了，正想飞起脚来，把亚丽踢出门外。猛然间，觉得脚脖子疼，转脸一看，那只小黑猫正咬住他的脚脖子不放。他“哎呀”一声，抬起脚来：“妈的，黑帮家里的猫也反动透顶。去你娘的！”一脚把小黑猫踢了三尺远。猩猩落地的时候，发出“哇”地一声尖叫，躺在那里不动了！

亚丽急忙奔向猩猩。可是，她的小猩猩，已经断了一条后腿，只剩下抽抽丝丝的一点气息了。亚丽痛心地哭起来。

从那以后，亚丽便一天三餐嚼着馒头喂，夜夜搂着猩猩睡。猩猩虽然活下来了，可是，它的那条后腿再也接不上了。

亚丽全家被遣送回乡的时候，爸爸对亚丽说：“亚丽，把猩猩送给邻居吧。往后咱们无法养活它啦！”

亚丽说：“爸爸，不怕。不管到什么地方，我还是一天三顿嚼馒头喂它！”

爸爸痛苦地摇摇头。

妈妈对亚丽说：“好孩子，把猩猩给别人吧！你不是很喜欢它吗，你得爱惜它的小生命呀！”

亚丽心里一惊：难道到乡下连猫也喂不起了吗！她说：“妈妈，我要带着猩猩。哪怕我饿着肚子，每天少吃一顿饭，也得喂饱猩猩！”说着，她紧紧地把猩猩搂在怀里。

亚丽终于把猩猩带到原籍来了。

爸爸给亚丽梳着头，亚丽抚摸着猩猩。

爸爸给亚丽扎好毛刷子。亚丽放下猩猩，急忙走进锅

屋帮助妈妈做晚饭。

一个满腮黑胡子的老头走进亚丽的家。他尴尬地笑笑，说：“宋玉，大队治安委员要我对你说一声，叫你晚上到南大场去开会。”

爸爸问道：“开什么会？”

老头说：“不清楚，听说是公社来人开的。吃了饭你早点去，还要点名。”

爸爸没有作声，他呆呆地坐在那里，满面怒气。

晚饭后，亚丽拉着爸爸的手指，高一脚、低一脚朝南大场走去。

天空漆黑，风从树梢上吹过，发出“吱牛牛”的响声；几只狗在村边打架，发出“汪汪”的嚎叫声。亚丽觉得头顶冒凉气，心也急急地蹦跳着，她紧紧地偎着爸爸，爸爸用胳膊把她揽在腋下。

南大场，是一片空旷的打麦场，离村子有一百多米。大场四边，有几堆黑黢黢的柴草垛，靠路的一边，有四五棵像小砂缸一样粗的柳树。黑暗中，只见婆婆的树梢，灰蒙蒙地影着半拉天。大树底下有几个黑影，从那一闪一闪的星火光亮中，可以猜得出那是坐着的人。大家谁都不说话，各自沉默着。

爸爸在一个土台子上坐下，把亚丽揽进怀里。亚丽觉得这里冷气飕飕，四面黑洞洞的夜空里，好像有许多看不见身影的东西在睁着红红绿绿的眼睛看着她。她从来不曾

经历过这样恐怖的夜晚，如果不是坐在爸爸怀里，她准会被吓得大声地哭起来。她把身子朝爸爸靠得更紧了。爸爸以为亚丽冷呢，忙从脖子上解下围巾，裹在亚丽头上，然后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。

一个人影朝爸爸身边靠来，伸出脑袋瞅瞅爸爸，然后“咳”地长叹一声，又把身子移过去。后来，那个黑影递给爸爸一支香烟，爸爸对他点点头，低声说：“谢谢！”亚丽立即浮起一个可怕的念头：“好人坏人？香烟有没有毒？”她猛地转过身来，从爸爸手里夺过香烟，捏得粉碎，而后，狠狠地朝着地面扔去。

爸爸轻轻地按一下亚丽的头，把她搂在怀里。

正在亚丽心神不安的时候，只听得一个人粗声粗气地大叫了一声：“宋玉，宋玉来了没有？”

爸爸应了一声：“来啦！”

那人朝爸爸身边走近两步，撇着怪腔调，说：“宋玉，你记住，以后不许乱说乱动，不能随便外出，走亲戚串朋友得先请假，批准了才许去；还有，以后每十天要汇报一次思想改造情况……”

爸爸一声不响，只粗粗地喘着气。

那人又把嗓门提高一些，说：“宋玉，你听到没有？”

爸爸还像平时跟人谈工作一样地说：“这要看什么问题。比如说吧，对革命有利的话，不能不说；看到有人干坏事了，不是动不动，而且要坚决地抵制……”

还没等爸爸把话说完，那人气急败坏地咋呼起来：“你

说什么？你是什么身份？你是五类分子！是专政对象！我们对你是管制，你得老实一点！”

爸爸冷笑了一声，说：“我倒希望你把我的话如实地向上级反映，反映到越高级的地方越好，最好能到中央。”

“你想怎么样？”那人说，“你的案子是铁案，永远也别想翻天！”

爸爸还是心平气和地说：“高委员，我知道你是奉命这样干的。不过，对什么人专政，你明白。我的问题和我的出身成份一样，是急待澄清的问题。很希望高委员能做做工作……”

本来，亚丽认为公社来的，一定是一位理论水平很高——要比爸爸高得多——，革命性最强的人，说出的话必定会使爸爸心悦诚服。现在，原来说话的还是那个造反派头头高月生。她马上想起了第一次见高月生的情景：遣送他们回原籍的那一天，就是这个高月生——暄胖胖的高个子，穿一件褪成灰白色的军上衣，戴一顶半旧的军帽，帽上还钉一枚红五星。他围着汽车团团打转，笑脸朝着押送爸爸的杠子队。好像那些人一个一个都是他的顶头上司。

宣布爸爸“罪行”的大会开始了。高月生两手卡腰，站在一个胸佩“群专”符号的人身旁，就像戏台上大官的狗腿子，不住地点头、哈腰。今天，他竟也像个人似的，神气活现起来了。呸！亚丽恨透了这种人。

爸爸拉着她的手，离开了南大场。

爸爸没有回家，却漫步朝田野走去。亚丽的心跳了：
“爸爸，咱们回家吧！四周黑洞洞的，我怕！”

爸爸弯下腰，捧着她的小脸说：“不怕，爸爸在你身边呢。”

“爸爸要到哪里去啊？”

“到爷爷坟上看看去。咱们回来以后还没去看过爷爷呢。”

“妈妈不是对你说过，以后去看吗。”亚丽用深沉的语调说，“爸爸身体虚弱，妈妈总是惦记着，你得让她放心呀！妈妈说，现在各地的坟全平了。爷爷的坟也没有了，你就别去了。”

爸爸听完亚丽的话，点点头，便挽着女儿的手，慢慢走回村里来。

当他们走到一堆乱石坎边的时候，爸爸又停下脚步，对亚丽说：“亚丽，前边就是老瑞爷爷的家，我到那里坐坐。你先回去对妈妈说一声，我待会就回去！”

亚丽知道，爸爸跟家乡人的关系，可好呢。爸爸在城里工作的时候，虽然爷爷奶奶都不在了，但他每年总要回家几次，东家、西家地看望亲邻；村上的人也常到亚丽家里去看望他们。爸爸对老瑞爷爷格外敬重。听爸爸说，老瑞爷爷是爷爷的好朋友，哥俩年轻的时候就在同一个地主家里当长工，一当就是三十多年。爷爷累死的时候，地主连个席片也不给，还是老瑞爷爷在穷兄弟们当中求助，才给爷爷买了个薄板棺材，送老人家入的土……爸爸常常谈起

这件事，总把老瑞爷爷当成亲爹看待；老瑞爷爷也常进城到亚丽家走走。

爸爸要去老瑞爷爷家坐坐，那是可以放心的。亚丽答应了爸爸，自己先回家去。

走了几步，她猛又转回身，对爸爸说：“爸爸，等一会儿我来接你！”

爸爸说：“不用了，我坐一刻就回去。你先看看书吧！”

亚丽迟疑了一下，才“哎——”了一声，转身走了。

妈妈一见亚丽自己回来，便惊讶地问道：“爸爸呢？”

亚丽抽一口气，说：“爸爸到老瑞爷爷家里去了，叫我先回来告诉你一声，他一刻工夫就回来。”

妈妈紧紧地皱着眉，又问：“你是从老瑞爷爷家里来的？你把爸爸送到老瑞爷爷家了？”

亚丽摇摇头，瞪起了眼睛。

妈妈一边疾忙拉着她冲出屋门，一边说：“傻孩子，咱们怎么商量的？你忘了？你怎么能离开爸爸，自己回来呀！”

娘儿俩在漆黑的夜里，走在坑坑坎坎的路上，高一脚、低一步地奔老瑞爷爷家走去。

刚望见老瑞爷爷的屋山影，亚丽就高声喊道：“老瑞爷爷，老瑞爷爷！我爸爸来了吗？”

老瑞爷爷家的屋门一闪，送出一道微弱的灯光，随后老人响亮地应了一声：“在这里！”

妈妈陡然停下脚步，挺挺胸，轻松地舒了一口气。亚

丽也觉得肩上卸下了一副千斤重担。

老瑞爷爷六十六岁了，解放战争期间就跟着地下党闹革命；土地改革的时候，当了农民协会会长，斗地主可勇敢啦，村里的地主都又恨他，又怕他。老瑞爷爷自身的经历就是一本血泪账；地主压榨农民的恶劣手段，老瑞爷爷最清楚。土改结束的时候，工作队送给老瑞爷爷一面奖旗，上面写着“土改英雄”四个大字。许多年以后，提起这四个字，黄河滩上的人还都翘大拇指。

土改分配的时候，老瑞爷爷把没收地主的浮财全都分给了穷爷们，他只要了地主的三间看场草屋，就是现在他住的这个家。如今，这三间屋上的屋草已经成了灰色的泥饼饼，檐毛已经脱光，连那个薄薄的木板门也朽烂一光，被一排小木棍扎成的透风门所代替。“土改英雄”不仅一贫如洗，连呼吸也要受到管制了。

亚丽领着妈妈急急忙忙来到老瑞爷爷的木棍门外，轻轻地推开门扇，看见爸爸正坐在老瑞爷爷对面，吸着老爷爷的旱烟袋。她的小脸蛋这才露出笑容。

老瑞爷爷仰起脸，问：“亚丽，妈妈也来啦？”

亚丽点点头。

老瑞爷爷说：“领你妈妈到里间屋去吧，你奶奶在屋里。”话没落音，老瑞奶奶已经从屋里走出来，拉着妈妈的衣服，进到屋里。

亚丽自己拉个小板凳，坐在里外间当中的房门边，理理蓬乱的短发，舒坦坦地喘息一阵，心里安静了。可是，她却又不时地向左边转脸看看妈妈和奶奶，又向右边看看爸爸和老瑞爷爷。

屋里，暗淡的煤油灯光，像一幅大灰纱蒙向四壁。屋内的物件，只能影影绰绰地看清。多么清贫的一个家呀！外间，冲着当门，摆一层薄薄的麦草，外边拦一根碗口粗的木棍；草上一张烂去边沿的芦席，席上一条破旧的被子，那便是老爷爷的地铺；地铺外边，有一张方方的旧案板，那是老夫妻俩切菜、做饼用的；墙边，放两捆半干拉湿的茅草，是他们的烧柴。老瑞奶奶和妈妈坐的里间，靠墙一张小床，有两条腿是砖块顶替的；床前两只半人高的草囤，从草囤腰身的大窟窿看去，那里边是空空的；囤上横拴着一条绳，绳上倒挂着老两口几件破旧的衣服。

“老瑞爷爷家的粮食、柴草呢？”亚丽的头脑里，立即闪映出这个问题。

爸爸过去经常谈到老瑞爷爷，说他是农村的工作模范，农业合作化的带头人，家乡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长，多次到县里、省里参加农业先进单位代表会。爸爸还说，老瑞爷爷得的奖状，要比亚丽得的“三好学生”奖状多十倍还不止。然而，最使亚丽印象深刻、也是最使她对老瑞爷爷崇拜的，是老人曾经以“人民公社带头人”的身份，到过北京见过毛主席！不过，这些美好的事情和亚丽眼前所见